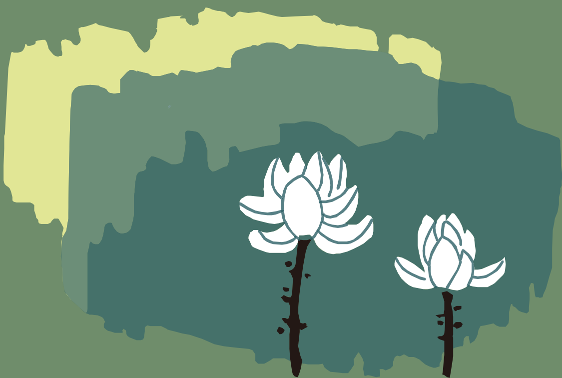
吉檀迦利

泰戈尔著



本社出版的
泰戈尔诗集

流萤集　（诗集）
吴　岩译
园丁集　（散文诗集）
吴　岩译
飞鸟集　（散文诗集）
郑振择译
游思集　（散文诗集）
汤永宽译
情人的礼物
（散文诗集）　吴　岩译
鸿鹄集　（诗集）
吴　岩译
吉檀迦利（诗集）
吴　岩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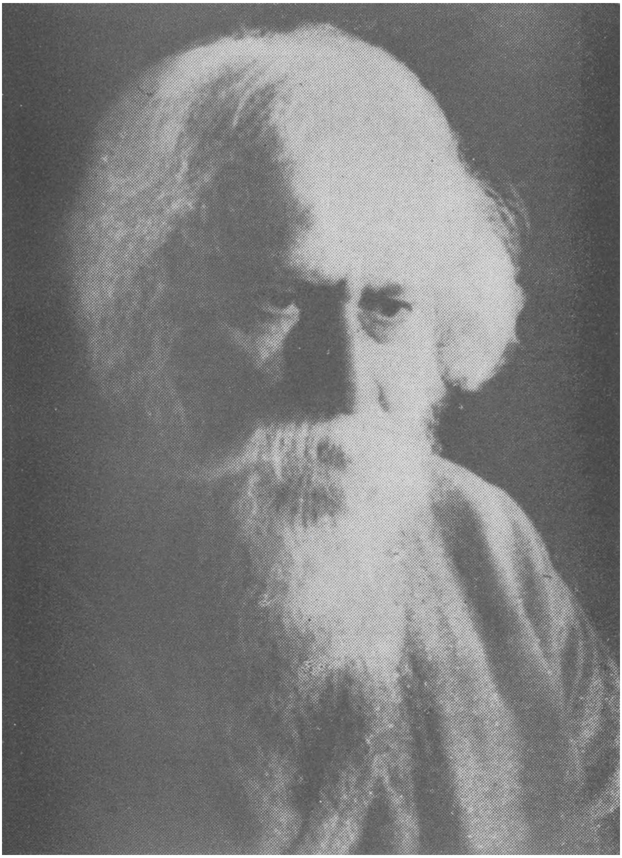
Rabindranath Tagore



吉檀迦利

[印度]泰戈尔著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泰　戈　尔

序

几天以前，我同一位著名的孟加拉医学博士说：“我不懂德语，然而，如果有个德国诗人的英语译本感动了我，我会到不列颠博物馆去，找些用英语写的、讲述这个诗人生平事迹以及思想发展的书。尽管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的这些诗歌的散文译本使我心潮起伏，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这样打动过我，然而，若不是印度的旅行者告诉我，我对于泰戈尔的生平，以及使这种作品可能产生的思想运动，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在孟加拉医学博士看来，我之受到感动，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说道：“我天天都读罗宾德拉那特，读一行他的诗就可以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我说：“一个生在理查二世王

朝、住在伦敦的英国人，如果他见得到彼特拉克或但丁的英语译本，却找不到解答他的问题的书籍，他倒可以询问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或伦巴第的商人，就象我问你一样。就我所知，泰戈尔的诗歌是那么丰富多采而又那么单纯，新的文艺复兴已在你们的国家里诞生，可惜今后除了道听途说，我却无从了解了。”他答道：“我们还有其他诗人，然而无人可以和他并驾齐驱；我们称之为罗宾德拉那特时代。在我看来，你们没有一个诗人在欧洲象泰戈尔在印度那样著名。他在音乐方面和在诗歌方面同样了不起；他创作的歌，从印度的西部一直流传到缅甸讲孟加拉语的任何地方。他十九岁写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就已经出名了；稍为长大一点时写的戏剧，现在依旧在加尔各答上演。我十分钦佩他一生十全十美；他年纪很轻时写了许多描绘自然景物的作品，他会整天坐在花园里；从二十五岁左右到三十五岁光景，他心中怀着极大的哀伤，写下了我们的语言中最美丽的爱情诗。”孟加拉医学博士接着又深情地说道：“我十七岁

时对泰戈尔爱情诗的感谢之情，实非言语所能表达。此后他的艺术愈来愈深刻，变得富有宗教和哲学意味了；人类的一切向往憧憬，都是他歌咏的题材。他是我们的圣人中间第一个不厌弃生存的，他倒是从人生本身出发来说话的，那就是我们所以敬爱他的缘故。”我也许对他那字斟句酌的话记忆得不太确切，但我并没有改变他的原意。“一会儿以前，泰戈尔在我们的一个教堂里诵经礼拜——我们用你们英语中的‘教堂’两字称呼我们梵天的庙宇——这是加尔各答最大的庙宇，不仅庙里挤满了人，人甚至站到了窗台上，而且街道都因为人山人海而几乎水泄不通了。”

别的印度人来看我，他们对泰戈尔这人的尊敬，在我们的世界里听起来，真是奇哉怪也；我们这儿，把伟大和渺小的事物，都隐藏在同一块面纱之下，都隐藏在明显的喜剧和半认真的贬损的背后。我们在建筑大教堂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伟大人物，我们可怀着同样的尊敬？“每天早晨三点钟——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目睹过”

——有个印度人对我说，“泰戈尔一动不动地静坐默想，就神性沉思了两个钟头之久，方始醒了过来。他的父亲摩诃·里希[1]，有时候竟静坐上整整一天；有一次，航行在一条河上，他因为景色美丽而陷入了沉思默想，划船的人等候了八个钟头才得以继续航行。”接着，他便给我讲泰戈尔先生的家族，讲怎样一代又一代的出了伟人。他说：“现在就有哥贡能德拉那和阿巴宁德拉那，他们都是艺术家；而德威津德拉那是罗宾德拉那特的哥哥，他可是个大哲学家。松鼠从树枝上下来，爬到他的膝上，而小鸟栖息在他的手里。”我注意到这些印度人的思想里自有一种对肉眼看得见的美和意义的感受力，仿佛他们都信奉尼采的学说，即，我们千万别相信道德美或理智美，这两者是迟早都不会在有形可见的事物上铭刻下印记的。我说：“在东方，你们懂得怎样使一个家族保持声誉。前些日子，一个博物馆馆长指给我看一个正在整理中文版本书的

[1] 摩诃·里希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

黑皮肤小个儿，说道:‘那一位是米卡杜家世代相传的鉴赏家，他是他们家族中担任这个职位的第十四代了。’”他回答道:“罗宾德拉那特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家里上下左右都是文学和音乐。”我想起了泰戈尔的诗歌既丰富多采又极为单纯，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可有大量的宣传文字，大量的批评? 我们不得不大搞而特搞，特别是在我自己的国家里，结果是我们的头脑逐渐缺乏创造性了，然而我们无可奈何。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不断的战争状态，我们就不会有艺术趣味，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就找不到听众或读者。我们五分之四的精力，都花在同不良趣味的争论上了，不论是同我们自己脑子里的还是同别人脑子里的不良趣味争论。”“我理解的,”他答道,“我们也有我们的宣传文字。人们在乡村里朗诵神话长诗，那是根据中世纪的梵文改编的，他们往往在中间穿插些段落，教训世人必须尽到他们的责任。”

这些诗歌的译稿，我带在身边好几天，我在

火车里读它，在公共汽车上或餐馆里读它，我时常不得不把原稿合上，免得陌生人看到我是多么被它所感动。这些抒情诗——据我的印度朋友告诉我，孟加拉文的原作充满了微妙的韵律、不可翻译的轻柔的色彩以及创新的格律——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象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一个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传下来，从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人们那儿采集了比喻和情绪，把学者和贵人的思想，重新带给群众。如果孟加拉文化毫不间断地保存下来，如果那普通的心灵——象人们揣度的那样——流贯众生，而不是象我们这样分裂成十多个彼此毫无了解的心灵，那么，泰戈尔的这些诗歌中的哪怕是最微妙之处，几代以后，也会流传到道旁乞丐那儿。当英国只有一个心灵的时候，乔叟写下了《特罗勒斯和克丽西达》，虽然他是写出来给人阅读或朗读的——因为我们的时代迅速到来——游唱诗人歌唱他

的诗篇为期甚短。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象乔叟的先驱者们一样，也为他的诗篇作曲配乐，人们时时刻刻都明白，泰戈尔是那么丰富多采，那么自然流露，那么热情奔放，那么出人意表，因为他是在作着他自己从不感到奇怪、不自然或需要辩护的事。这些诗篇不会装订成印刷精美的小书躺在贵夫人的桌子上；她们用慵倦的手翻着书页，这样就能对毫无意义的一生唏嘘叹息，其实，她们对人生所能了解的，不过如此而已。这些诗篇也不会被大学生带来带去，及至人生的工作开始，便把它们丢在一边。然而，一代代过去，旅人们仍将在大路上吟咏这些诗篇，划船的人们仍将在河上吟咏这些诗篇。情人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低吟这些诗篇，就会发觉这种对神的爱是个魔法的海湾，他们自己的更为痛苦的热情，可以在其中沐浴而重新焕发青春。这位诗人的心，时时刻刻向这些人涌去，毫无自贬身价、折节下交之意，因为他的心深知他们会懂得的，而且他们的生活境况也已经充满了他的心。旅人穿着红棕色衣服，以求蒙上尘

土也不会显眼；姑娘在她床上寻找着从她那皇家情人的花冠上落下的花瓣；仆人或新娘在空空如也的屋子里等待着主人回家：凡此都是仰慕着神的那颗心的形象。花朵和河流，呜呜吹响的海螺，印度七月里的滂沱大雨，或者是灼人的炎热：凡此都是那颗心在结合或分离之际的情绪的形象。而一个泛舟河上弹奏诗琴的人，就象中国水墨画里那些充满神秘意义的人物一般，就是上帝自身。我们感到无限新奇的一个完整的民族，一个完整的文化，似乎渗透了这份想象力；然而我们之受感动，并非由于它的新奇，倒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我们自己的形象，仿佛我们在罗塞蒂[①]的柳林里散步一般，或者，也许是第一次在文学作品里听到了我们自己的声音，仿佛在梦里一般。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圣人们的著作——尽管熟悉他们的比喻和一般思想结构——对我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们知道我们最后必须舍弃尘世，而我们又习惯于在厌倦或昂扬

① 罗塞蒂(1828－1882)，英国画家、诗人。

的瞬间考虑自愿舍弃尘世；然而，我们读了那么多的诗歌，看了那么多的绘画，听了那么多的音乐，在文学艺术里，肉的呼声与灵的呼声似乎是合二而一的，我们怎么能粗暴无礼地舍弃尘世呢？圣伯纳德[①]掩上他的眼睛，以免见到瑞士湖光水色之美，我们和他有什么共同点呢？或者，我们和《启示录》激烈的措辞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如果我们肯找的话，我们倒可以，例如在这本书里，找到彬彬有礼的话："我已经请了假。我的兄弟们，同我说声再见吧！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放弃对房子的一切权利。我只是向你们要求几句最后的好话。/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能给予的少。如今天已破晓，照亮我黑暗角落的灯已经熄灭。召唤的命令已来，我准备启程了。"(《吉檀迦利》第九三首)在离开阿·肯比思[②]或手执十字架的约翰最远之时，正是我们自己的心情在呼喊："因为我热爱此生，我

① 圣伯纳德(923－1008)，罗马天主教神父。

② 阿·肯比思(1379－1471)，德国修道士。

知道我将同样热爱死亡。”(《吉檀迦利》第九五首)然而，这书不仅是在我们告别尘世的思想中探测一切。我们不曾知道我们是热爱上帝的，而相信上帝，在我们又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回顾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对林中道路的探索里，在我们对山岭之上寂寥之地的欣赏里，在我们对我们热爱的妇女徒然提出神秘的要求里，我们就发现了一种情绪，是它创造了这种隐秘的温馨柔情。“我的国王，你就象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自动地进入我的心里，你在我一生不少飞逝的流光里，盖上了永生的印章。”(《吉檀迦利》第四三首)这就不再是修道庵舍和鞭挞惩戒的神圣之感，倒是有所升华，仿佛进入了那描绘着尘土和阳光的画家的更为深沉的心境，而为了类似的声音，我们也走向圣法兰西斯和威廉·勃莱克[1]——他们同我们强暴的历史看来是格格不入的。

由于信仰某些一般化的图式，我们写些冗

[1] 威廉·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

长的巨著，其中也许没有一页具有任何特色可使写作成为一种乐趣，就象我们搏斗、赚钱以及把政治灌满头脑一样，做的全是沉闷的事情；而泰戈尔先生，象印度文化本身一样，一向满足于发现灵魂，屈服于灵魂的自然。他似乎时常把他的生活，同那些更倾向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在世界上似乎更加重要的人物的生活，互相比较对照，而且总是十分谦逊，好象他只不过确信他的生活道路对他是最好的罢了。“回家的人们带着微笑瞧我，使我满心羞惭。我象个女丐一样坐着，拉起一角裙子遮住我的脸，他们问我可要什么的时候，我垂首低眉不语。”(《吉檀迦利》第四一首)别的时候，泰戈尔想起了从前他的生活曾经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模样，他就写道:“我把许多时辰都花费在善与恶的斗争上了，但如今我闲暇之日的游伴，却有兴致把我的心引到他的身边，我不知道何以突然召唤我走向这无谓的、无足轻重的结局!”(《吉檀迦利》第八九首)文学里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种天真，一种单纯，使小鸟和绿叶显得跟泰戈尔很亲近，就

象小鸟和绿叶同儿童很亲近一样，使季节的变换对泰戈尔显得是重大事件，就象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冒出来把季节和我们隔断以前那样。有时候，我猜想这种天真、单纯的特色，是否脱胎于孟加拉文学或宗教；有时候，我又想起鸟儿栖息在他哥哥的手里，我倒乐于认为这是代代相传的禀赋，象特立斯丹或皮蓝诺兰的彬彬有礼一样，是几百年中成长起来的奥秘。真的，当他说起儿童的时候，他自己的好大一部分似乎就具备这种特色，我们真参不透他究竟是否也在说起圣人哩。“他们用沙子建造房屋，他们用空贝壳游戏。他们用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小船漂浮在茫茫大海上。孩子们游戏在大千世界的海滨。/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不会撒网。采珠人潜水寻找珍珠，商人扬帆航行，而孩子们捡来了卵石，又重新把卵石撒掉了。他们不寻求隐藏的财宝，他们不知道如何撒网。”(《吉檀迦利》第六〇首)

W. B. 叶芝

1912 年 9 月

一

你已经使我臻于无穷无尽的境界，你乐于如此。这薄而脆的酒杯，你再三地饮尽，总是重新斟满新的生命。

你翻过山岭、越过溪谷带来这小小芦笛，用它吹出永远新鲜的曲调。

在你双手不朽的按抚下，我小小的心里乐无止境，发出的乐声亦非笔墨所能形容。

你无穷的赐予只送到我这双小之又小的手里。许多时代消逝了，你的赐予依旧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地可以容纳。

二

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自豪，似乎心都快爆裂了；我凝望你的脸，泪水涌到我的眼睛里。

我生活里一切刺耳的与不悦耳的，都融成一片甜美的和谐音乐；——而我的崇拜敬慕之情，象一头快乐的鸟儿，展翅翱翔，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喜欢听我唱歌。我知道我只有作为歌手才能来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歌儿的庞大翅膀的边缘，轻拂着你的双脚——那可是我从不奢望企及的。

我陶醉于歌唱的欢乐，忘乎所以，你明明是我的主，我却称你为朋友。

三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歌唱的，我的主啊！我总是惊讶地静静谛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富于生命力的气息，从天空涌向天空。你的音乐的神圣川流，突破一切石头的阻拦，向前奔腾。

我的心渴望同你合唱，可是徒然挣扎，发不出一点声音来。我很想说话，可是言语化不成歌曲，我给难倒了，我大哭失声。

啊，我的主啊，你以你音乐的无穷罗网俘获了我的心。

四

我生命的生命啊，知道你生气勃勃的爱抚抚在我的四肢上，我一定努力使我的躯体永远保持纯洁。

知道你就是点亮了我心灵里的理智之灯的真理，我一定努力把一切虚伪从我的思想里永远排除出去。

知道你在我内心的圣殿里安置了你的座位，我一定努力把一切邪恶从我的心里永远驱逐出去，并且使我的爱情永远开花。

知道是你的神威给我以行动的力量，我一定努力在我的行动中把你体现出来。

五

我请求你纵容片刻，让我坐到你的身边。我手头的工作，片刻后我一定完成。

见不到你的面，我的心就不知安逸也不知小憩，我的工作就变成劳动的无涯苦海中无穷的苦役。

今天，夏天带着它的唏嘘和低语来到我的窗口，蜜蜂正在鲜花盛开的庭院里尽情游唱。

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和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六

摘下这朵小花，拿走吧。不要迁延时日了！我担心花会凋谢，落入尘土里。

也许这小花不配放进你的花环，但还是摘下它，以你的手的采摘之劳给它以光荣吧。我担心在我不知不觉间白昼已尽，供献的时辰已经过去了。

虽然这小花的颜色不深，香气也是淡淡的，还是及早采摘，用它来礼拜吧。

七

我的诗歌已卸去她的装饰。她已无衣饰豪华的骄傲。装饰品会损害我们的结合；装饰品会阻隔在你与我之间；环佩玎珰的声音会淹没你的柔声细语。

我诗人的虚荣，在你面前羞惭地化为乌有。诗歌的宗师啊，我已经坐在你的足下。但愿我的生活单纯正直，象一支芦笛，供你奏乐。

八

孩子被穿上王子的衣袍，颈子上又挂起珠宝项链，他在游戏中便失去了一切兴趣；他的衣饰步步都阻碍着他。

深怕衣饰被磨损，或者被尘土弄脏，孩子总是回避世界，甚至连动一动也害怕。

母亲啊，华服盛装的约束，如果它使人和健康的尘土隔绝，如果它剥夺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庙会的权利，那就不是得，而是失了。

九

傻瓜啊，竟把你自己背在自己的肩膀上！乞丐啊，竟到你自己的家门口求乞！

把你的一切负担，交卸给能担负一切的人手里，绝不要后悔地回首返顾。

你的欲望的气息一接触灯火，立刻就把灯光灭了。欲望是并不圣洁的——不要通过欲望不洁的手接受礼物。仅仅接受神圣的爱所贡献的东西吧。

十

这是你的足凳，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生活的地方，便是你歇足之处。

你歇足在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中间，我竭力向你鞠躬致意，可我的敬意达不到个中深处。

你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走在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中间，骄傲可永远到不了这个地方。

你同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之中没有同伴的人作伴，我的心可永远找不到通向那儿的道路。

十一

别再诵经唱经和数珠吧！在这重门紧闭的庙宇的幽暗寂寞的角落里，你在礼拜谁呢？睁开眼睛瞧瞧，你的神可不在你的面前！

神在农民翻耕坚硬泥土的地方，在筑路工人敲碎石子的地方。炎阳下，阵雨里，神都和他们同在；神的袍子上蒙着尘土。脱下你的圣袍，甚至象神一样到尘埃飞扬的泥土里来吧！

解脱？哪儿找得到这种解脱？我们的主亲自欢欢喜喜地承担了创造世界的责任，他就得永远和我们大家在一起。

丢掉你的鲜花和焚香，从你的静坐沉思里走出来吧。如果你的衣衫褴褛而肮脏，那又何妨呢？在辛勤劳动中流着额上的汗，去迎接神，同神站在一起吧。

十二

我跋涉的时间是漫长的，跋涉的道路也是漫长的。

我出门坐上第一道晨光的车子，奔驰在大千世界的茫茫旷野里，我在许多恒星和行星上留下了我的踪迹。

到达离你自己最近的地方，道路最为遥远；达到音调单纯朴素的极境，经过的训练最为复杂艰巨。

旅人叩过了每一个陌生人的门，才来到他自己的家门口；人要踏遍外边儿的大千世界，临了才到达藏得最深的圣殿。

我的眼睛找遍了四面八方，我才合上眼睛说道："原来你在这儿!"

这问题和这呼喊"啊，在哪儿呢？"溶成了千

条泪水的川流，然后才和“我在这儿!”这保证的洪流，一同泛滥于全世界。

十三

我想唱的歌，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唱出来。

我把日子都花在调弄乐器的弦索上了。

节奏还不合拍，歌词还没配妥；我心里只有渴望的痛苦。

鲜花还没有开放，只有风在旁边唏嘘而过。

我不曾见到他的脸，也不曾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我只听见他的轻轻脚步声，在我房子前面的大路上走过。

漫长的一天都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了，而灯却还没有点亮，我还不能请他进到屋里来。

我生活在同他相见的希望里；然而这相见的时机尚未到来。

十四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总是用坚决的拒绝来拯救我，这种强烈的慈悲已经彻底锤进了我的生命。

你日复一日地使我配得上你赐予的礼物，你不待请求而赐予的、朴素而伟大的礼物——这天空和光明，这躯体和生命与心灵——把我从穷奢极欲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我有时候懒散地磨磨蹭蹭，有时候猛然醒悟，匆匆忙忙寻求我的目标；然而你却忍心在我面前躲藏起来。

你时时刻刻拒绝我，把我从软弱动摇的欲望中拯救出来，日复一日地使我配得上让你全盘接纳。

十五

我来这儿为你唱歌。在你的这座大厅里，我敬陪末座，坐在角落里。

我在你的世界里无事可为；我无用的生命只能毫无目的地放声歌唱。

钟响了，在午夜黑沉沉的庙里默默地礼拜你的时辰到了。我的主啊，你就吩咐我站在你面前歌唱吧。

金色竖琴在早晨的天空里弹奏的时候，给我以光荣，吩咐我出场吧。

十六

我接到了邀我参加庆祝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就这样的得到了祝福。我的眼睛看到了，我的耳朵也听见了。

在这宴会上，我的任务是奏乐，我也尽我所能地演奏过了。

如今，我想问问：我可以进去瞻仰你的容颜并且默默地向你致敬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吗?

十七

我只是在等待着爱，最终要把我自己托付在他的手里。这便是我所以姗姗来迟的缘故，这便是我所以犯无所作为罪的缘故。

他们带着法律和规章，来把我束缚得紧紧的；但我总是回避他们，因为我只是在等待着爱，最终要把我自己托付在他的手里。

人们责备我，说我漫不经心；我相信他们责备得有理。

市集已过，忙碌的人也都工作完毕了。那些白白地来唤我的人已经愤愤地回去了。我只是等待着爱，最终要把我自己托付在他的手里。

十八

云霾重重堆积，天色暗下来了。啊，爱人，你为什么让我孤零零地在门外等候?

在中午工作忙碌的时刻里，我和大伙儿在一起，但是在这暗淡寂寞的日子里，我希望的只是和你待在一起。

如果你不让我看到你的容颜，如果你把我完全抛开，我就不知道怎样度过这些漫长的、下雨的时辰。

我始终凝望着天空中遥远的阴霾，我的心和不安宁的风一同流浪哀号。

十九

如果你不说话，我就忍耐着，以你的沉默充实我的心。我一定保持缄默，象黑夜，在繁星闪烁下通宵无眠地等待，耐心地俯身低首。

早晨一定会到来，黑暗一定会消失，而你的声音一定会划破长空，在金色河流中倾泻而下。

这时你说的话，都会在我的每一个鸟巢里变成歌曲，振翅飞翔，而你的一切音乐，也会在我的一切丛林中盛开繁花。

二〇

莲花盛开的那一天，唉，我心不在焉，而我自己却不知不觉。我的花篮是空空的，而我对鲜花却始终视而不见。

只不过时时有一股哀愁袭来，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缕奇香的芳踪。

那朦胧的温柔之情，使我的心渴望得疼痛；我觉得它仿佛夏天热烈的气息在寻求圆满。

那时我不知道，那完美的温柔之情，竟是那么近，竟是我的，而且已经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开花了。

二一

我必须把我的船开出去了。可惜啊，我懈怠的岁月在岸边虚度了！

春天开过花就告辞了。而今看着这落花狼藉，心情沉重，我却等待而又留连。

涛声澎湃，岸上树荫小巷里黄叶飘零。

你凝望的，是怎么样的空虚！你可感觉到，有一股激情，随着从彼岸飘飏过来的遥远歌声流贯天空吗?

二二

在多雨七月的浓重阴影里，你用秘密的脚步走路，静悄悄的，犹如黑夜，躲过了一切守望的人。

今天，早晨闭上了眼睛，不理会东风持续的大声呼唤，而一张厚厚的纱幕，已经遮住了永远觉醒的苍穹。

林地的歌声归于沉寂，家家户户的门都关上了。你是这冷落街头的孤独行人。啊，我唯一的朋友，我最亲爱的人儿，我家的门户都是洞开的——千万别象梦一样的过门不入啊。

二三

你是在这暴风雨之夜，在你的爱的旅途上跋涉吗，我的朋友？天空象个失望的人在呻吟哀号呢。

我今夜毫无睡意。我一再打开大门，向门外黑暗中张望，我的朋友！

我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知道你所走的道路在哪儿！

你可是从漆黑河流的昏暗岸边，经过遥远的颦眉蹙额的森林边缘，穿过幽暗深处的迷津，迂回曲折地来到我的身边，我的朋友？

二四

假如白昼过去了，假如鸟儿不再歌唱了，假如风已经疲倦无力了，那就把厚厚的黑暗之幕盖在我身上吧，就象你用睡眠的被子把大地裹起来，在黄昏里温柔地给萎倒的莲花把花瓣合起来一样。

旅人航程未竟，粮袋已空，衣衫褴褛而又沾满尘土，身体也筋疲力尽了，那就解除他的羞辱和贫困，使他的生命象花朵一样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复苏吧。

二五

在这困倦的夜里，让我毫不挣扎地把自己交给睡眠，把我的信赖托付与你。

别让我强打起自己萎靡不振的精神，凑合着去准备对你的礼拜。

是你拉上夜幕，遮盖白昼的倦眼，好让它目光重新炯炯有神，神清气爽地欣然醒来。

二六

他来坐在我的身边，我却浓睡未醒。好一个可咒诅的睡眠，唉，不幸的我！

他来的时候，夜是静悄悄的；他手里拿着竖琴，我做的梦同他奏的乐共振共鸣。

唉，为什么我的良宵全都这样虚度了？啊，他的气息触及了我的睡眠，为什么我总是见不到他呢？

二七

灯火，啊，灯火在哪儿呢？用熊熊的欲望之火把灯点亮吧！

这儿有灯，却从来没有火焰摇曳，——难道这就是你的命运，我的心！唉，你倒远不如死了的好！

悲痛在叩你的门，她传来的消息是你的主失眠了，他叫你穿过夜的黑暗奔赴爱的幽会。

天空布满云霾，雨无休无止地下着，我不知道在我心里激荡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懂得它的意义。

刹那的闪电，在我的视域里投下一道更深的幽暗，我的心摸索着道路，向黑夜的音乐呼唤我的地方走去。

灯火，啊，灯火在哪儿呢？用熊熊的欲望之

火把灯点亮吧！雷声隆隆，大风呼啸着冲过虚空。夜，黑得象黑色岩石。别让时间在黑暗中流逝。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火点亮吧。

二八

罗网把我束缚得牢牢的，然而要撕破它时我又心痛。

我要的只是自由，然而我又为希望得到自由而感觉羞愧。

我确信无价之宝是在你那儿，确信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然而要清除我满屋子华丽而不值钱的东西，我又不忍心。

盖在我身上的是尘土和死亡之衣；我恨它，然而我又深情地把它抱住不放。

我的债很多，我的失败很大，我的耻辱沉重而不宜公开；然而我来祈求我的幸福时，我又战战兢兢，深怕你接受我的祈求。

二九

我用我的“名”把他圈禁起来，而他在这监狱里哭泣。我总是忙于在周围筑墙，墙垣一天天高入云霄，我就看不见在黑沉沉阴影里的真我了。

我以这伟大的城垣自豪，我用土和沙抹墙，深怕我这“名”之墙上还有一星半点的漏洞；尽管我煞费苦心，我可看不见真我了。

三〇

我独自上路，去赴我的约会。可这在寂静的黑暗中跟着我的是谁呢?

我靠边走，躲开他，然而我摆脱不了他。

他昂首阔步，扬起地上的尘埃；我每说一句话，他都添上他的大叫大嚷。

他是我自己的小我，我的主啊，他不识羞耻；然而我却羞于和他一同来到你的门口。

三一

“囚徒，告诉我，是谁把你捆绑起来的？”

“是我的主，”囚徒答道。“我以为我在财富和权力上能超过世界上任何人。我把国王应得的钱财也积聚在我自己的宝库里。困倦袭来时，我就睡在为我的主准备的床上，醒来时我发现在自己的宝库里成了囚徒。”

“囚徒，告诉我，是谁铸造了这坚不可摧的锁链？”

“是我自己，”囚徒答道，“是我煞费苦心铸造的。我以为我无敌的权力会征服全世界，使我自由自在，毫无干扰。我就日以继夜用重锤烈火铸造了这锁链。及至工作完成，锁链尽善尽美、坚不可摧，我却发现锁链把我牢牢捆住了。”

三二

尘世上爱我的人，用尽方法把我牢牢揪住。然而你的爱截然不同，你的爱更为伟大，你给我自由。

他们寸步不离，不敢把我一个人留下，深怕离开了我我就会把他们忘掉。然而日子一天又一天的过去，始终不见你的踪影。

如果我在祈祷时不呼唤你，如果我心里不惦记你，你对我的爱，可依旧在等待我的爱。

三三

白天的时候，他们走进我的房子，说道：“我们在这儿只用最小的一个房间。”

他们说，“我们要帮助你礼拜你的神明，而且谦恭地只接受我们应得的那一份神恩；”于是他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谦和而又安静。

然而，我发现：他们在夜晚的黑暗里，强暴地打开我神圣的神龛，怀着邪恶的贪婪之心，抢走了神台上的祭品。

三四

只要区区一息尚存，我就会称你为我的一切。

只要区区之心不灭，我就会感到你在我的周围，事事都来向你请教，时时都把我的爱奉献给你。

只要区区一息尚存，我就永远不会把你藏起来。

只要让我留下一点儿把我和你的意旨结合在一起的镣铐，你的目的就可以在我的生活中实现——而这镣铐就是你的爱。

三五

在那儿，心灵是无畏的，头是昂得高高的；

在那儿，知识是自由自在的；

在那儿，世界不曾被狭小家宅的墙垣分割成一块块的；

在那儿，语言文字来自真理深处；

在那儿，不倦的努力把胳膊伸向完美；

在那儿，理智的清流不曾迷失在积习的荒凉沙漠里；

在那儿，心灵受你指引，走向日益开阔的思想和行动——

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进入那自由的天堂吧！

三六

我的主啊，这是我对你的祈求——请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我以力量，使我轻易地承受欢乐与哀伤。

赐我以力量，使我的爱作出富有成果的贡献。

赐我以力量，使我永不抛弃穷人，永不向威武屈膝。

赐我以力量，使我的心灵超出于日常琐事之上。

赐我以力量，使我满怀深情地把我的力量服从于你的意志。

三七

我以为我的旅程已经终结，我的力量已经涸竭，我的前途已经断绝，我的粮食已经耗尽，我托庇于寂静、混沌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然而我发现你的意志在我身上不知有终止。旧的言语刚从舌尖上消失，新的音乐又从心头迸发而出；旧的车辙消失无遗了，新的田野又显示出奇观来了。

三八

“我需要你，只需要你。”——让我的心没完没了地重复这句话。日日夜夜迷惑我的种种欲望，都是彻头彻尾地虚伪和空虚的。

正如黑夜在它的幽暗里藏着对光明的祈求，在我那潜意识的深处也如是发出呼声——“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正如风暴竭尽全力冲击安静时依旧在寻求安静的结局，我的反抗也如是冲击你的爱，而它的呼声依旧是——“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三九

我的心坚硬、干燥的时候，请带着慈悲的甘霖降临。

生活失去恩宠的时候，请带着歌声降临。

纷乱的工作闹得四面八方一片喧哗，把我和外界隔绝的时候，我的寂静的主啊，请带着你的平安和休憩降临。

我那求乞的心偃卧在一个紧闭的角落里的时候，我的主啊，请破门而入，以主的威仪降临。

欲望以幻觉和尘埃蒙蔽心灵的时候，神圣的主，清醒的主啊，请挟着你的电光和雷霆降临。

四〇

我的神啊，我干枯的心上多日来没得到雨水的滋润。天边赤裸裸、光秃秃，真是可怕——没有一片柔和的轻云遮掩，也丝毫没有遥远的凉爽雨意。

如果这是你的意愿，那就刮起黑得阴森森的、愤怒的风暴，并以闪电的冲击，威震天宇的四面八方吧。

然而，我的主啊，请召回这到处弥漫的、寂静的炎热吧，它寂然不动，锐利残酷，以可怕的绝望，烧灼着人心。

让神恩的祥云自天而降吧，仿佛严父愤怒之日，慈母含泪的眼光一样。

四一

我的情人，你，站在他们大家的背后，藏身在阴影里，你究竟在何处呢？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他们推开你，走了过去，把你等闲视之。我在这儿摆上我的礼物。长时间地等候你，等得人都倦了；而过路的人来了，一朵又一朵地取走我的花儿，我的花篮几乎是空空的了。

早晨过去了，中午也过去了。在黄昏的朦胧里，我的眼睛慵倦欲睡。回家的人们带着微笑瞧我，使我满心羞惭。我象个女丐一样坐着，拉起一角裙子遮住我的脸，他们问我可要什么的时候，我垂首低眉不语。

啊，真的，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是在等候你，而且你已经答允我要来的呢。我又怎么能惭愧地说，我留着这份贫穷作为陪嫁呢。啊，我

在内心的秘密深处拥抱着这种自豪感。

我坐在草地上凝望天空，梦想着你降临时突如其来的豪华壮观——万道光芒熠熠生辉，金色的旗帜在你车辇上飘扬，而他们站在道旁张大着嘴巴，眼看着你从车辇的座位上走将下来，把我从尘埃中扶了起来，把我这衣衫褴褛的女丐安置在你的身旁，而我又羞惭又自豪，浑身颤抖，象是夏天习习凉风里的一支藤蔓。

然而，时间流逝，依旧听不见你的车辇的轮声。许多仪仗队喧哗、显赫地走过去了。只有你宁可站在他们大家的背后、悄悄地藏身在阴影里？只有我宁可等待，哭泣，在徒然的朝思暮想中磨碎我的心？

四二

清晨，悄悄传说：我们——只有你和我——要驾一叶扁舟而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这没有目的地也没有穷尽的遨游。

在那无涯无边的海洋上，在你微笑静听之际，我将放声歌唱，抑扬低昂，摆脱字句的束缚，自由如波浪翻腾。

时辰还没有到？还有工作要做？瞧啊，黄昏已经笼罩在海岸上，苍茫暮色里海鸟正在归巢。

谁知道什么时候链索解开，这一叶扁舟会象落日的余辉，消失在黑夜之中？

四三

那天我没有准备迎接你；我的国王，你就象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自动地进入我的心里，你在我一生不少的飞逝的流光里，盖上了永生的印章。

今天我偶然照亮了飞逝的流光，看到了你的印章，我发现它们同我遗忘了的、无足轻重的往日苦与乐的回忆混杂在一起，散乱地撒在尘土里。

你对我在尘土里的童稚游戏并不鄙夷地掉头不顾，我在游戏室里听到的足音，便是在繁星之间回响着的足音。

四四

在阴霾追逐着阳光、雨水尾随着夏天到来的地方，在道旁等候守望，乃是我的赏心乐事。

从未知未识的诸天带来信息的使者，向我致意后又匆匆赶路了。我的内心里欢天喜地，吹过的风是甜津津的。

我从早到晚坐在我的大门口，我知道，当我看见了的时候，幸福的时刻便将突然来临。

当其时也，我独自微笑独自歌唱，当其时也，空气里充满了希望的芳香。

四五

你没有听见他的悄悄的脚步声吗？他在走来，走来，不停地走来。

每个瞬间和每个时代，每个白昼和每个黑夜，他总在走来，走来，不停地走来。

在许多不同的心情里我唱了许多歌，但所有的曲调总是在宣告："他在走来，走来，不停地走来。"

在四月阳光明媚的芬芳日子里，他穿过林中小径走来，走来，不停地走来。

在七月阴暗的雨夜里，他坐在雷声隆隆的云车里，行来，行来，不停地行来。

在哀愁接踵而来的日子里，是他的脚步踏在我的心上，是他的双脚的点金术般的接触，使我的欢乐熠熠生辉。

四六

我不知道从什么久远的时候开始，你一直在走近来迎接我。你的太阳和星辰绝不能把你隐藏、使我永远看不到你。

不少清晨和黄昏，我听到了你的脚步声，你的使者来到我的心里秘密地召唤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生活万分激动，一种战战兢兢的欢喜之情穿过我的心。

仿佛是我结束工作的时辰已经到了，我感觉空气里有你降临时的淡淡馨香。

四七

夜阑了，白白地等候他了。我深怕他在清晨突然来到门口，而我却疲倦得睡熟了。啊，朋友们，别挡驾，让他通行无阻吧。

如果他的脚步声没有把我惊醒，请不要设法把我叫醒。我不愿意众鸟嘈杂的合唱、晨光庆典上的大风狂啸把我从酣睡中吵醒。让我毫无打扰地安睡吧，哪怕是我的主突然来到我的门口。

啊，我的睡眠，我的宝贵的睡眠，只等着在他的抚摸下消失。啊，我的紧闭的眼睛，只等着在他的微笑下睁开眼皮，这时候他站在我的眼前，就象一个梦从黑暗的睡眠里浮现出来似的。

让他作为一切光芒中的第一道光芒，一切

形态里的第一个形态，呈现在我的眼前。让我觉醒的灵魂的第一阵惊喜之情，来自他的目光。让我的返归自我，成为直接对他的皈依。

四八

清晨寂静的大海，漾出鸟语啁啾的涟漪；道旁的繁花全都欢欣鼓舞；璀璨的金光从云缝里撒将下来，而我们忙于赶路，无心理会。

我们不唱欢乐的歌儿，也不游戏；我们不到村子里去赶集；我们一言不发，也不微笑；我们不在路上留连。时光飞逝，我们愈来愈加快脚步。

太阳升到中天，鸽子在树荫里咕咕啼叫。枯叶在正午的热风里飞舞旋转。牧童在榕树凉荫下瞌睡作梦，而我在水边躺下，在草地上摊开我疲倦的四肢。

我的同伴鄙夷地嘲笑我；他们昂首疾走；他们从不返顾，也不休息；他们消失在遥远的蓝色雾霭里。他们越过许多牧场和山冈，穿过许多

遥远而奇怪的地方。没有尽头的道路上的英雄的队伍，一切光荣归于你们！嘲笑和责备要刺激我急起直追，然而我毫无反应。在欣然接受屈辱的内心深处，在黯然神伤的喜悦的阴影里，我认为自己是没有指望了。

绣着阳光的绿荫的安宁，慢慢地笼罩了我的心。我忘掉了旅行的目的，我的心灵屈服于阴影和歌曲的迷宫，毫不挣扎。

最后，我从沉睡中醒来，睁开眼睛，看见你站在我的身旁，你的微笑倾泻在我的梦里。我曾经多么杞忧，深怕道路漫长而又劳人累人，深怕挣扎到你身边的奋斗是艰难的！

四九

你从你的宝座上下来，站在我的茅屋门口。

我正独自一人在角落里歌唱，这歌声被你听到了。你就自天而降，站在我的茅屋门口。

你的大厅里有许多大师，日夜都在那儿歌唱。但是我这初学者的简单颂歌，却得到了你的赏识。一支忧郁的小曲，竟和世界的伟大音乐相融相合，而你还带着一朵花作为奖赏，自天而降，停留在我的茅屋门口。

五〇

我在村子小路上沿门求乞，这时你的金辇远远地出现了，象一个豪华的梦，我很想知道这万王之王是谁！

我大有希望了，我以为我的苦难的日子到了尽头了，我站着等候那不待乞求的施舍，那浪掷在四面八方尘埃里的财宝。

金辇停在我站立的地方。你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走下车来。我觉得我生平的幸运终于到来了。接着，你却在突然之间伸出你的右手，说道："你有什么给我呢？"

啊，竟摊开手掌向一个乞丐求乞，好一个王者的玩笑呀！我给闹糊涂了，犹豫不决地站着，后来我从我的行囊里慢慢地摸出一小粒麦子，把它献给你。

可是，白昼过去了，我把袋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在这可怜巴巴的一堆里，竟发现了一小粒黄金，这时我是多么吃惊！我痛哭流涕，恨我当时不曾有心要把我的一切全都献给你。

五一

夜色黑沉沉的。我们白天的工作已经做完。我们认为今夜最后一个投宿的客人已经来到，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已经把门关上了。只有几个人说，国王要来的。我们哈哈大笑，说："不，这是不可能的！"

仿佛有叩门的声音，而我们说这不过是风。我们灭了灯，躺下来睡觉。只有几个人说："这是使者！"我们哈哈大笑，说："不是。这必定是风！"

夜深人静时传来一个声音。我们在蒙眬中以为这是遥远的雷声。地动墙摇，扰乱了我们的睡眠。只有几个人说，这是车轮的声音。我们睡意正浓地喃喃说道："不是。这必定是云霓雷鸣的声音！"

鼓声冬冬时夜依旧是黑沉沉的。传来了喊声:“醒来!别耽误了!”我们双手按住心头，害怕得发抖。有几个人说:“瞧，国王的旗帜啊!”我们站起身来，喊:“没有时间再耽误了!”

国王来了——可是灯在哪儿?花环在哪儿?供国王坐的御座又在哪儿?咳，丢脸!咳，把脸丢尽了!大厅在哪儿?陈设又在哪儿?有人说:“叫喊也没用了!空手迎接国王，迎他到你一无所有的房间里去吧!”

打开大门，吹响海螺吧!我们黑暗、凄凉之屋的国王，在深夜里降临了。雷霆在空中怒吼。黑暗随着闪电颤栗。把你破烂的席子拿出来，铺在院子里吧。我们的恐怖之夜的国王，突然之间与暴风雨一同来到了。

五二

我想我应当向你要求——可是我不敢——那挂在你颈子上的玫瑰花环。所以我就等到早晨，在你离开的时候，从你床上去找些花环的零星残余。我在黎明时分象个乞丐似的东找西寻，就为了那散落的一两片花瓣。

哎，我找到了什么呢？你的爱情留下了什么信物呢？那可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不是一瓶香水。竟是你的一把锋利的剑，闪闪发光如火焰，沉重如雷霆万钧。年青的晨光从窗子里泻进来，铺在你的床上，晨鸟啁啾发问：“女人，你得到了什么呢？”不，那可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不是一瓶香水——却是你那可怕的利剑。

我坐在那儿，心里纳罕，你这是什么信物啊？我找不到地方把剑藏起来。我这样柔弱，我

不好意思佩带利剑，我把剑紧抱在怀里时，它又要伤害我。然而，你给了我这信物，这痛苦的负担，我就一定要把这光荣铭记在心。

从今以后，我在这世界上将无所畏惧，而你亦将在我的一切斗争中获得胜利。你留下死亡和我作伴，我将以我的生命为他加冕。我带着你的利剑斩断我的束缚，我在这世界上将无所畏惧。

从今以后，我抛弃一切渺不足道的装饰，我心灵的主啊，我不再在角落里等待和哭泣，也不再羞怯温柔。你已经把你的利剑给我佩带。我就不再要玩偶的装饰品了！

五三

美丽的是你的手镯，镶着繁星，精巧地嵌着五光十色的珠宝。然而我觉得你的剑更为美丽，那弯弯的电光，象毗湿奴的神鸟展翅，十分平稳地虚悬在夕阳愤怒的红光里。

你的剑颤动闪烁，象生命受到死亡的最后一击时在痛苦若狂中的临终反应；你的剑炫耀如存在之纯净的火焰，猛烈一闪，便燃尽了尘世的感觉。

美丽的是你的手镯，镶着繁星般的珠宝，然而，雷霆的主啊，你的剑铸得绝顶美丽，看到它想到它都令人畏惧。

五四

我不向你要求什么；我不在你的耳边吐露我的名字。你离去时我默默地站着。我独自留在井边，树影斜卧，妇人们顶着盛满水的褐色瓦罐回家去了。她们呼唤我，大声说道：“同我们一起走吧，都快近中午了。”但是我仍慵倦地留连忘返，沉湎于恍惚的幽思遐想。

你来时我没听到你的足音。你那落在我身上的眼光是悲哀的，你低低说话的声音是疲倦的：“啊，我是个口渴的旅人。”我从我的白日梦中惊醒过来，把我罐里的水倒在你捧着的手掌里。树叶在头上簌簌的响，杜鹃在看不见的幽暗里啼鸣，从大路转弯的地方传来巴勃拉花的芳香。

你问起我名字的时候，我害羞得默默地站

着。真的，我为你作了什么，竟使你对我念念不忘？然而，我能给你饮水解渴，这点回忆将萦绕我的心头，把我的心包裹在柔情蜜意里。天已不早了，快近中午了。鸟儿唱着慵倦的歌，楝树叶子在头上簌簌的响，我坐在那儿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五五

倦怠笼罩着你的心，你的眼睛里依旧睡意蒙眬。

难道你没有听到消息，荆棘丛中花开烂漫？醒来，啊，醒来吧！别让时光虚度！

在石径的尽头，在纯洁孤寂的乡村里，我的朋友独自坐着。别欺骗他。醒来，啊，醒来吧！

即使天空因正午的骄阳而喘息颤抖——即使灼热的砂子摊开了它干渴的地幔——

难道你内心深处就没有欢乐？难道你每走一步，大路的琴弦就不会迸发出悦耳的痛苦音乐吗？

五六

事情就是如此，你的欢乐这般充满了我的身心。事情就是如此，你自天而降，来到我的身边。诸天的主啊，如果我不是你的情人，你的情人会在哪儿呢?

你选中我和你共享这一切财富。你的喜悦不断地在我心里奏出音乐。你的意志经常在我的生活里化成形体。

就为了这个缘故，身为万王之王的你，竟打扮自己，来赢得我的心。就为了这个缘故，你的爱情竟消融在你的情人的爱情里，而且你竟以我俩合而为一的美满形象显现。

五七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亲吻眼睛的光明，甜透内心的光明。

啊，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中心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弹拨我的爱情的弦索；天开了，风撒野了，欢笑响彻大地。

蝴蝶在光明的大海上扬帆前进，百合花和素馨花在光波的浪峰上涌起。

我的宝贝，光明撒在每一朵云彩上，化成了黄金，而且洒下了珠宝无数。

我的宝贝，喜悦在绿叶间蔓延，其乐无穷。天河淹没了它的堤岸，欢乐的洪水横溢奔流。

五八

让一切欢乐的曲调都混和在我最后的歌里——那使大地上青草疯长、绿意横溢的欢乐，那使生与死这对孪生兄弟舞遍广大世界的欢乐，那与暴风雨一同疾卷而来，以笑声震撼并惊醒一切生命的欢乐，那含泪静坐在盛开的痛苦红莲上的欢乐，那把它所有的一切都抛在尘土里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欢乐。

五九

是的，我心爱的人儿，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情——这在叶子上跳舞的金光，这些在天空飘过的闲云，这在我额上留下凉意的、吹过的清风。

晨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传送给我的信息。你的脸自天下俯，你的眼睛俯视我的眼睛，而我的心爱抚着你的双足。

六〇

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头上无垠的天空是静止的，而那无休止的海水奔腾澎湃。集会在大千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

他们用沙子建造房屋，他们用空贝壳游戏。他们用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小船漂浮在茫茫大海上。孩子们游戏在大千世界的海滨。

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不会撒网。采珠人潜水寻找珍珠，商人扬帆航行，而孩子们捡来了卵石，又重新把卵石撒掉了。他们不寻求隐藏的财宝，他们不知道如何撒网。

大海欢笑着涌起洪波，海滩上闪耀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海浪，对孩子们唱着毫无意义的歌谣，竟象母亲摇晃婴儿的摇篮一样。大海和孩子们游戏。海滩上闪耀着苍白的微笑。

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里激荡，船舶在无轨的水面上颠覆，死亡横行，而孩子们在游戏。在大千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正举行盛大的集会。

六一

在婴儿眼睛上掠过的睡眠——可有人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是的，谣传说，它的寓所是在仙乡之中流萤朦胧地照亮的森林阴影里；那儿还挂着两个羞怯的令人陶醉的蓓蕾呢。它便是从那儿过来亲吻婴儿的眼睛的。

婴儿入睡时在唇边闪现的微笑——可有人知道它是在哪儿诞生的？是的，谣传说，新月的一道初露的白色微光，触到了正在消散的秋云的边缘，微笑便在那儿第一次诞生于露水洗净的早晨的梦里——这便是婴儿入睡时在唇边闪现的微笑。

从婴儿的四肢上象花香一样散发出来的温柔鲜嫩的气息——可有人知道它在哪儿藏了那么长久？是的，那母亲还是个少女的时候，它

就在爱情柔嫩寂静的神秘里沁润着她的心了。——这便是从婴儿四肢上象花香一样散发出来的温柔鲜嫩的气息。

六二

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我懂得了为什么云里水里会变幻出色彩缤纷，为什么百花点染着姹紫嫣红——就在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

我唱着歌使你跳舞的时候，我真正明白了为什么绿叶萧萧，响出音乐，为什么波浪澎湃，把合唱的声音送到静静谛听的大地内心——就在我唱着歌使你跳舞的时候。

我把糖果送到你贪馋的双手里的时候，我知道了为什么花蕊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悄悄地充满了甜甜果汁——就在我把糖果送到你贪馋的双手里的时候。

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我的宝贝，我确实领悟了晨光里从天空流下来的是什么喜

悦，夏天的凉风给我的身体带来的又是什么快感——就在我吻你使你微笑的时候。

六三

你使我不认识的朋友们认识了我。你在他人的家里给我安排了座位。你使远的变成近的，使陌生人成为兄弟。

我不得不离开我住惯的居所时，我的心里不安；我忘记了这是旧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里。

通过生和死，在这个世界或别的世界，无论你带我到哪儿，都是你，仍旧是你，我无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欢乐的链条，把我的心和不熟悉的人联系在一起。

谁一旦认识了你，谁在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就没有关闭的门户。啊，请接受我的祈求，让我在和众人交游之际，永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幸福。

六四

在荒凉的河滩上，长长的草丛中，我问她："姑娘，你用披风遮着灯，要到哪儿去呢？我的房子黑暗而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把乌黑的眼睛抬起一会儿，在苍茫暮色中看我的脸。"我来到河边，"她说，"是要在夕阳西下、日光黯淡的时候，把我的灯飘放到水面上去，任其漂浮。"我独自站在长长的草丛中，瞧着她那灯的怯生生的火焰，无用地在潮水上漂流。

在夜色四合的寂静中，我问她："姑娘，你的灯都点亮了——你带着灯到哪儿去呢？我的房子黑暗而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抬起乌黑的眼睛看看我的脸，站着迟疑了一会儿。"我到这儿来，"她终于说道，"是把灯献给苍天的。"我站着看她的灯在一片空虚中无用地点

燃着。

在午夜无月的幽黯里，我问她：“姑娘，你把灯抱在心头，你何所探求呢？我的房子黑暗而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站定了一会儿，在黑暗中凝视我的脸，沉思默想。“我把灯带来，”她说，“是来参加灯节的。”我站着看她的小灯无用地消失在万盏灯火里。

六五

从我那满满欲溢的生命之杯里，我的上帝，你想饮怎样的神圣之酒?

通过我的眼睛看你自己的创造，站在我的耳门口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和谐乐声，我的诗人，这就是你的乐趣?

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成文字，而你的欢乐又给文字配上音乐。你在恋爱时把你自己交给了我，然后又在我这儿感觉到你自己的全部温馨柔情。

六六

那在黄昏明灭的微光里永远躲在我生命深处的她，那在晨光里永远不撩开面纱的她，我要把她裹在我最后的歌曲里，我的上帝啊，作为我献给你的最后的礼物。

求婚的话说过了，可是不能赢得她的心；劝导向她伸出过热烈的手臂，亦是徒然。

我把她藏在内心深处，到处流浪，我生活的荣枯环绕着她起伏不定。

她统治着我的思想和行动、我的睡眠和梦幻，然而她依旧茕茕独处。

许多男子叩我的门，要想见她，都绝望地掉头而去了。

世界上没有人面对面地见过她，而她依旧守着孤寂，等候着你的赏识。

六七

你是天，你也是巢。

啊，美丽的你，你的巢里有你的爱，这爱以色彩、声音和芳香拥抱灵魂。

清晨来了，她右手拎着金色花篮，带着美的花冠，悄悄地给大地加冕。

黄昏来了，她越过牧人都已离去的寂静牧场，穿过车马绝迹的道路，带着金色水壶来了，壶里盛着西方安息之洋清凉的和平之水。

但是，在天空无限伸展以供灵魂翱翔的地方，到处是无瑕的纯白光芒。那儿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言无语。

六八

你的阳光来到我的大地上，整天伸开手臂站在我的门前，要把我的泪水、叹息和歌曲所汇成的云雾带回到你的足边。

你喜悦地把这云雾衣衫披在你那繁星密布的胸膛上，把它变成无数式样，折叠成无数皱襞，还染上了变化无穷的色彩。

它是那么轻盈，那么飘忽，那么温柔而又黯然多泪，宁静无瑕的你啊，这就是你为什么爱它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用它那可怜的阴影遮盖你那白得令人生畏的光芒的缘故。

六九

就是这日夜在我血管里奔腾的生命之流，奔腾于世界之中，按着节奏手舞足蹈。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欢乐地从大地上破土而出，蔚为芳草无数，发为绿叶繁花，摇曳如波浪起伏。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随着潮汐涨落，在生与死的海洋摇篮里摇摇晃晃。

我觉得因为四肢受到这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而历代生命的搏动，此刻正在我的血液里舞蹈，我引以自豪。

七〇

难道你不能随着这旋律的欢乐而欢乐吗?不能在这可怕的欢乐的旋涡里激荡、消失、碎裂吗?

万物奔腾向前，不停顿，不返顾，没有力量能阻挡它们，它们奔腾向前。

配合着这无休止的急促的乐声，季节跳着舞来了又去了——在这丰富的，而又时刻都在分散、抛弃、消失的欢乐里，色彩、音响、芳香倾泻而下，犹如无穷的瀑布。

七一

我应当大有作为，面向四面八方，从而把彩色的影子投在你的光辉上——这就是你的幻境。

你在你自身里装上隔栅，然后用无数音调来呼唤你那分割的自我。你这种自我分割，体现在我的身上。

强有力的歌声响彻整个天空，回荡在多彩的泪与笑里、惊惶与希望里；波浪涌起而复落，梦破而重圆。你那自我的失败，体现在我的身上。

你张起的这道帷幕上，有着用黑夜和白昼的彩笔描绘的无数图像。幕后你那宝座，用奇妙神秘的曲线织成，摒弃了一切干巴巴的直线。

你和我浩浩荡荡的行列，遮蔽了天空。整个

太空里震荡着你和我的歌曲。一切时代都在你和我捉迷藏中逝去。

七二

是他，那最深入人心的，用深深隐蔽的抚摸，唤醒了我的生命。

是他，施魔法于我的双眼，并且欢乐地在我的心弦上弹奏乐与苦的各种不同韵律。

是他，用不可捉摸的金、银、蓝、绿诸色织成了这幻境的网，并让他的双脚从褶缝间露出来；就在他的爱抚下，我忘掉了我自己。

日子一天天的来临，时代一个个的过去，是他，用许多名字，许多姿态，许多极乐和浓愁，来打动我的心。

七三

对我说来，得到拯救不在于自我克制。我在欢乐的千条束缚里感到了自由的拥抱。

你经常为我倾注各种颜色和香味的新酒，把我这泥罐灌得满满的。

我的世界将用你的火焰点亮那儿百盏不同的明灯，供在你那庙宇的圣坛前。

不，我决不关上我的五官的门户。视觉、听觉、触觉的愉悦，会负荷着你的愉悦。

是的，我的一切幻想将燃成欢乐的光明，而我的一切欲望将结成爱的果实。

七四

白昼已尽，暗影笼罩大地，是我到河边去汲水的时候了。

黄昏的风挟着流水的凄音，迫不及待地吹来了。啊，它呼唤我到黄昏中去。寂寞的小巷里没有一个行人，风大起来了，河里的涟漪翻腾成波澜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回到家里来。我不知道我碰巧会遇见什么人。那边浅滩旁小舟里有个陌生人在弹奏他的诗琴哩。

七五

你赐给我们尘世凡人的礼物，满足了我们的一切需要，可又一件不少地奔回到你身边。

河流有它的日常工作要做，它匆忙地穿过田野和村庄；然而它那不绝的奔流，又迂回曲折地前来洗你的双足。

花朵以其芬芳使空气馥郁；然而它最终的任务是把它自己供献给你。

对你礼拜供献不会使尘世贫穷。

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喜爱的意义；然而诗句的最终意义是以你为依归的。

七六

我的生命的主啊，我将日复一日地、面对面地站在你的跟前。大千世界的主啊，我将面对面地合掌站在你的跟前。

在你伟大的天空下，在孤独和寂静之中，我将怀着谦恭的心，面对面地站在你的跟前。

在你这辛辛苦苦的、因劳动和挣扎而喧闹的世界里，我将在来去匆匆的人群中间，面对面地站在你的跟前。

当我在这世界上做完了我的工作，万王之王啊，我将一言不发，独自面对面地站在你的跟前。

七七

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帝，我对你敬而远之——我可不知道你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并不靠拢你。我知道你是我的天父，我拜伏在你的脚边——我可并不握住你的手，象同朋友握手一样。

你自天而降，承认你自己是属于我的，我可并不站在你降临的地方把你抱在心头，我并不把你当作伙伴。

你是我众兄弟中的兄弟，可是我并不理会众兄弟，我并不把我挣来的钱分给他们，因而也就并不和你分享我的一切。

不论在欢乐或痛苦里，我都不站在世人一边，因而也就不站在你的一边。我对舍弃自己的生命畏缩不前，因而我就没有投身在生命的伟大海洋里。

七八

宇宙万象刚刚开辟、众星放出第一道光辉的时候，众神在天上集会，歌颂道:“啊，完美的图画! 纯之又纯的欢乐!”

可是有一位突然叫了起来:“好象光链上有个地方断掉了，有颗明星失落了。”

众神竖琴上的金弦突然折断了，他们的歌唱停止了，他们惊惶地喊道:“是的，失落的明星是最好的，她是诸天的光荣!”

从这一天起，寻找这颗明星的行动从未间断过，到处流传着叫喊的声音，说是由于这颗明星的丢失，世界就丧失了一种欢乐。

只是在深夜万籁俱寂的时候，繁星莞尔微笑，窃窃私语:“这种寻找是徒劳的。无缺无损的完美笼罩着一切哩!”

七九

如果我今生没有缘份遇到你，那就让我永远恨未相逢——让我时时刻刻念念不忘，在清醒和做梦的时刻都牢记这伤心的痛苦。

当我在这个世界的熙熙攘攘的市集中度过我的日子，双手里每天都捧满利润的时候，让我永远感到一无所获——让我时时刻刻念念不忘，在清醒和做梦的时刻都牢记这伤心的痛苦。

当我坐在道旁，疲乏而又气喘吁吁，当我把我的床低低地铺在尘土上的时候，让我永远感到前面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让我时时刻刻念念不忘，让我在清醒和做梦的时刻都牢记这伤心的痛苦。

当我的房间装饰好了，长笛吹奏、笑声喧哗的时候，让我永远感到我不曾邀请你到我家里

来——让我时时刻刻念念不忘，让我在清醒和做梦的时刻，都牢记这伤心的痛苦。

八〇

我象一片秋天的残云，徒然在空中飘浮，啊，我的永远辉煌灿烂的太阳！你的爱抚还没有消掉我的水气，使我与你的光芒合而为一，我因而计算着和你分离的岁月。

如果这是你的愿望，如果这是你的游戏，那就逮住我这飘忽的空虚，给它染上彩色，镀上黄金，让它在放肆任性的风里飘摇，使它舒展成各种不同的奇观。

再者，如果你愿意在夜间结束这场游戏，我就溶化、消失在黑暗之中，或者，也可以消溶在苍白清晨的微笑里，在透明纯净的凉意里。

八一

在不少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为失去的光阴而悲哀。然而，光阴从没有丢失，我的主啊。你把我生命里每一刻光阴，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你藏在万物的心里，正在培育种子发芽，蓓蕾开花，花熟结果。

我疲倦了，睡在闲适的床上，自以为一切工作都停止了。我早晨醒来，发现我的花园里充满了奇花异卉。

八二

我的主啊，光阴在你的手里是无穷无尽的。你的分秒是无从计算的。

无数昼夜过去了，无数时代如花卉盛开而又凋谢。你懂得如何等待。

你的世纪接踵而来，为了使一朵小小野花臻于十全十美。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损失；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赶紧争取机会。我们的时间太贫乏了，决不能迟到。

我把时间让给每个好发牢骚的、索取时间的人，因而我的时间就这样浪费了，而你的祭台上直至最后仍旧空空如也，一点儿供品也没有。

白昼已尽，我匆匆赶来，深怕你的大门要关上了；然而，我发觉还有宽裕的时间哩。

八三

圣母啊，我要用我悲哀的泪珠，串成珠链，给你挂在颈子上。

繁星用星光做成脚镯，装饰你的双足，然而我的泪珠之链倒要挂在你的胸前。

名利自你而来，给或不给，全凭你的心意。然而我这份悲哀可绝对是我自己的东西，当我把它当作供品献给你时，你便以你的神恩酬谢我。

八四

是这分离之苦，它弥漫寰宇，在无涯无际的天空里产生形象无数。

是这分离之愁，它默默地通宵凝望繁星，又在七月阴雨的天气里，在簌簌作响的树叶之间变成抒情之诗。

是这弥漫着的分离之苦，它深化而成爱与欲，成为人间的苦与乐，是它经常通过我的诗人的心，融化成为诗歌，喷涌而出。

八五

战士们最初从他们的主的大厅里出来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力量藏在哪里呢？他们的甲胄和武器又在哪里呢？

他们显得可怜巴巴、无依无靠，而且，他们从他们的主的大厅里出来的那一天，万箭齐发，象阵雨似的落在他们身上。

战士们迈着大步重新回到他们的主的大厅里时，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又藏在哪里呢？

他们放下了刀剑，也放下了弓箭；他们的额上显示着和平，他们迈着大步重新走回他们的主的大厅的那一天，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命的果实丢在后面了。

八六

死亡，你的仆人，来到我的门口。他渡过不可知的海，给我带来你的召唤。

夜是黑暗的，我的心是害怕的——然而我还是要拿起灯来，打开大门，鞠躬欢迎他。因为站在我门口的，乃是你的使者。

我要含着眼泪，合掌礼拜他。我要把我心中的财富放在他的脚下，以此礼拜他。

他完成了使命便将回去，把一个漆黑的阴影留给我的早晨；而在我凄凉的家里，只剩下我孤零零的自己，作为献给你的最后一次祭品。

八七

我怀着渺茫的希望，到我房间里所有的角落里去找她；可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是很小的，一旦丢了东西，可永远不能失而复得。

然而你的大厦是广大无边的，我的主啊，我为了找她，来到你的大门前。

我站在你那黄昏天空的金色华盖下，我抬起渴望的眼睛仰望你的脸。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缘，这儿万物不灭——不论是希望，是幸福，是透过眼泪见到的脸。

啊，把我这空虚的生命浸入这海洋，把它投进这最深的圆满里吧。让我在宇宙的无所不备里，感觉一次那丧失了的温柔的爱抚吧。

八八

破庙里的神明啊！维那琴的断弦不再弹唱赞美你的歌。晚钟也不为礼拜你而报时。你周围的空气是寂然无声的。

放浪的春风吹进你凄凉的庙宇。春风带来了鲜花的消息——给你上供的鲜花，可不再有人奉献了。

你往昔的崇拜者，徘徊又徘徊，老是渴望着那仍被拒绝的恩典。黄昏来临，灯火与阴影跟朦胧黯淡的尘埃混成一片时，他怀着心里的饥饿，疲倦地回到破庙里来了。

破庙里的神明啊，对于你，不少佳节，是寂静无声地来到的。不少礼拜之夜，竟是灯火也不点亮地度过的。

技术高明的大师造了许多新的神像，可时

辰一到，就被抛到神圣的遗忘之河里了。

只有破庙里的神明，倒无人礼拜地长留在永恒的冷落里了。

八九

我不再吵吵嚷嚷地大声谈论了——这是我的主的意旨。从此我要悄声细语。我心里的话要用低低的歌声倾诉。

人们赶到国王的市场上去。所有的买主和卖主都在那儿。然而，在工作正忙的中午，我就不合时宜地离开了。

尽管花期未到，还是让花儿在我园子里开放吧，让中午的蜜蜂响起懒洋洋的嗡嗡之声吧。

我把许多时辰都花费在善与恶的斗争上了，但如今我闲暇之日的游伴，却有兴致把我的心引到他的身边，我不知道何以突然召唤我走向这无谓的、无足轻重的结局！

九〇

死神来叩你的门的那一天，你将拿什么供献给他呢？

啊，我一定在我的客人面前摆上满满一壶我的生命——我决不让他空手而去。

我在所有的秋日夏夜酿造的甜美葡萄酒，我忙碌一生挣来拣来的一切东西，在我临终之日，当死神来叩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放在他的面前。

九一

啊，你这生命的最后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同我说悄悄话吧。

我日复一日地守候你；我为你忍受了生活中的乐和苦。

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以及一切爱情，总是在隐秘地向你奔流。你的眼睛朝我看上最后一眼，我的生命就永远是你的了。

花朵已经编好，花环已经为新郎准备好了。行过婚礼，新娘便将离开她的家，在寂寞长夜里和她的夫君单独相见。

九二

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这时尘世将从我眼中消失；生命把最后的帘幕拉过来遮住我的眼睛，默默地离去。

然而繁星将在夜间守望，晨曦仍象从前一样升起，而时辰起伏如海浪，激荡着欢乐和痛苦。

当我想到我的岁月的最后一刻，岁月的栅栏便破裂了，我凭借死亡的光芒，看到了你的世界及其随意放置的财宝。珍贵的是最低微的座位，珍贵的是最卑贱的生物。

我渴望而不曾得到的以及我已经到手的东西——都让它们去吧。只是让我真正占有我一向屏弃和忽视的东西。

九三

我已经请了假。我的兄弟们，同我说声再见吧！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

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放弃对房子的一切权利。我只是向你们要求几句最后的好话。

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能给予的少。如今天已破晓，照亮我黑暗角落的灯已经熄灭。召唤的命令已来，我准备启程了。

九四

在我动身的时候，祝我吉祥如意吧，我的朋友们。天空里晨光嫣红，我的前途美妙。

别问我带些什么到那儿去。我带着空空的手和满怀希望的心，就上路了。

我要带上我婚礼的花冠。我穿的不是红褐色的旅人服装，虽然路上有种种危险，我心里倒毫无恐惧。

我的旅程终结之时，黄昏星将要出现，王宫的门口将奏起黄昏曲的凄凉音调。

九五

我跨过此生的门槛之际，当初是不知不觉的。

是什么力量使我在这茫茫无际的神秘中开放，犹如一个蓓蕾，深更半夜在森林里开花?

早晨我看到光明，我立刻感到我在这世界上不是个陌生人，那无名无形的不可思议者，已凭借我亲生母亲的形象，把我抱在怀里。

就是这样，在死亡之际，这同一个陌生者，将以我一向熟悉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热爱此生，我知道我将同样热爱死亡。

母亲让婴儿离开右乳的时候，婴儿就啼哭，可他转瞬之间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九六

当我离开这儿的时候，让我拿这话来告别吧：我所见到的都是不可超越的。

这莲花在光芒的海洋上开放，我曾尝味过花里蕴藏的蜜，因而我得到了祝福。——让我拿这话来告别吧。

在这充满形象的游戏场所里，我已经游戏过了，我在这里瞧见了无形无相的他。

他是无从接触的，我的整个身体和四肢却因他的接触而激动得发抖；如果大限来临，那就让它来吧——让我拿这话来告别吧。

九七

我同你游戏的时候，我从来不问你是谁。我不知害羞，也不知害怕，我的生活是热热闹闹的。

清晨你会象我自己的伙伴一样把我叫醒，带领我在林中空地之间跑来跑去。

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未想到要了解你对我唱的歌儿的意义。我只是随声唱和，而我的心也按着节奏跳舞。

如今游戏的时间过去了，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什么情景？世界及其一切寂静的繁星，敬畏肃立，垂眼看着你的双足。

九八

我要用胜利纪念品——我的失败的花环——来装饰你。逃之夭夭，不受征服，我是永远无力做到的。

我确实知道，我的骄傲行将碰壁，我的生命行将因极端痛苦而爆裂，我空虚的心行将象一支空空的芦苇呜咽出哀音，而顽石亦将在泪水中溶化。

我确实知道，莲花的百片花瓣不会永远闭合，而深藏的花蜜亦将裸露。

蓝天里行将有只眼睛向我凝视，默默无言地召唤我。我行将一无所有，绝无所有，我将在你的足下接受彻底的灭亡。

九九

我放下了舵，我知道你来接收的时辰到了。要办的事立刻就要办了。挣扎也是徒然的。

我的心啊，那就把手拿开，默默地忍受失败吧。须知你能安安静静地坐在安排你坐的地方，还算是幸运的哩。

我的这些灯火被一阵阵微风吹灭了；竭力把灯火重新点亮之际，我一再忘掉了其他的一切。

然而这一回我要聪明一点，我要把席子铺在地上，在黑暗中等候；我的主啊，什么时候你高兴，你就悄悄地到这儿来坐下吧。

一〇〇

我潜进形象的海洋深处，希望获得无形无相的完美珍珠。

不再驾驶我这久经风雨的旧船从这个海港到那个海港了。我颠簸在波涛之上游戏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如今我亟盼死于不死之中。

我要拿起我这生命的竖琴，走进无底深渊旁的观众大厅，厅里涌起无声无调的弦歌。

我要调弄我的竖琴，使它和永恒的音乐合拍，当它呜呜咽咽地发出最后的声音时，我就把这缄默的竖琴放在寂静的足下。

一〇一

我这一生永远用诗歌来寻求你。诗歌带领我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我和诗歌一同在我周围摸索，寻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

我所学习的一切功课都是诗歌教给我的；诗歌指点我秘密的途径，诗歌把我心里的天边上的不少星辰，带到了我的眼前。

诗歌整天带领我走进欢乐和痛苦的神秘境界，而最后，在我旅途终点的黄昏里，诗歌又将带我到什么宫门口呢?

一〇二

我在人前夸口，说我认识你。他们在我的一切作品中，看到了你的画像。他们来问我："他是谁？"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我说："真的，我说不出来。"他们责备我，鄙夷地走掉了。而你坐在那里莞尔微笑。

我用你的事迹编成不朽的诗歌。秘密从我的心里喷涌而出。他们来问我："把你的命意告诉我吧。"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我说："啊，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冷笑，万分鄙夷地走掉了。而你坐在那里莞尔微笑。

一〇三

我的上帝，在我向你膜拜之时，让我五官的感觉都舒展开来，接触你足下的这个世界。

在我向你膜拜之时，让我把整个的心灵都拜倒在你的门口，象七月的雨云，负荷着未降的阵雨沉沉下垂。

在我向你膜拜之时，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汇成一股激流，注入寂静的大海。

在我向你膜拜之时，让我的整个生命启程回到它永恒的家乡，象一群怀乡的仙鹤日以继夜地飞回它们的山巢。

译者后记

我在《鸿鹄集》的中译本里写过一条注解，有必要在《吉檀迦利》的译本后记里重复一下："孟加拉有一种古老的宗教联谊会，由波尔歌手们组成。他们拿着单弦竖琴，来往于乡村之间，唱着对天神的爱情之歌。歌手们称天神为Maner-Manush，意即'我的心上人'，他们崇拜天神，把天神当作情人和朋友，例如，他们唱道：

'啊，我到哪儿去找他，找我的心上人？

唉，自从我丢失了他，我穿过远远近近的地方，到处漂泊寻找他。'

泰戈尔对这种农民歌手唱的歌儿很感兴趣，他自己写的歌曲里也回响着他们的情绪。"

《吉檀迦利》的英译本，是由泰戈尔自己翻译成散文诗的，主要选自他的孟加拉文诗集《奈维德雅》(Naivédya)，《克雅》(Kheyá)，《吉檀迦利》(Gitánjali)，出版时有个副题：《献诗集》，意即献给天神的诗集。泰戈尔继承了孟加拉文化“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又从民间文学吸收了营养，以其独特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手法，写下了《吉檀迦利》，一部与众不同的宗教诗集。在这部诗集里，上帝或天神，便是诗人或诗人所假托的一个妇女的“心上人”，字里行间充满深情。所以叶芝不无缘故地说：“情人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低吟这些诗篇，就会发觉这种对神的爱是个魔法的海湾，他们自己的更为痛苦的热情，可以在其中沐浴而重新焕发青春。”

泰戈尔于 1912 年再度访问英国，受到 W. B. 叶芝和 E. 庞德两位大诗人的热情欢迎。他带去了由他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英译本，叶芝十分欣赏，认为它展示了一个他“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象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

青草或灯心草一般。”1912 年秋，这部诗集出版时，叶芝特地为它作了序。1913 年，泰戈尔便因《吉檀迦利》而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誉满全球。

叶芝的序，代表了本世纪初西方诗人对泰戈尔这样的东方诗人的评价；尽管可能有见仁见智的地方，也不能不承认这篇评论写得很有特色，很有深度。所以我把这序一并译出，冠于卷首。

吴　岩

1984 年 12 月

Tagore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本书根据 Macmillan & Co., London.　1953 年版译出

吉 檀 迦 利

(献 诗 集)

〔印度〕泰戈尔 著

吴 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25　插页 3　字数 54,000

1986 年 6 月第 1 版　198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2,500 册

平装定价：0.69 元　塑面本定价：1.00 元

书号：10188・649

封面设计　王　俭

龍騰讀書
http://book.ltgx.net

观者 OCR、校对

2008 年 9 月 20 日星期六

11:18:58

ljctt@263.net

观者二校

2008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一

05:11:57